



关东戏剧文学丛书

王实味

剧作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孟宪礼同志近照

序

赵 风

要谈对孟宪礼的印象，闭眼一想你会笑：他总是眨着一双小眼睛，侃侃而谈。小时候母亲说他有“多动症”，下乡插队年轻哥们以贬代褒，赠他个美称“不疲倦的驴”。我说他是一个多血脂兴奋型的人。

他创作水平的上升，用他的代表作画一条线：小吉剧《木匠之家》——八场现代评剧《邻居》（与人合作）——多场次通俗喜剧《爱情变奏曲》，很象运动员的三级跳。收到这个剧作选里的五个剧本：《奇婚记》写十年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创伤；《爱情变奏曲》《留在婚姻介绍所里的日记》揭示中青年人的爱情观和生活观；《邻居》和《新婚之喜》则写的是世俗风情。他把《木匠之家》如清泔水一样撇出去了。用孟宪礼的话说，今天来谈论这戏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但是1972年，却获得省优秀节目奖，这对由知青抽到县剧团任编剧仅三年的孟宪礼来说，无疑是个关键性的转折。就是因为这一耙子挠正了，1978年他被调到吉林市戏剧创作室。如果说《木匠之家》使孟宪礼崭露头角，那么1980年他和李广会同志合作的《邻居》又是进京演出，又是拍电影，便可称饮誉剧坛和影界了。

而《爱情变奏曲》演出的轰动，则是孟宪礼创作异峰突起的新标志。这个戏写了大林和小娟这两个年轻人的知识荒芜和精神世界的贫乏：一个是有“理想”不切实际；一个是胸无大志整天

计较无聊琐事，他们却都是自讨苦吃，自我折磨。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很容易与观赏者产生共鸣，让人联想到契诃夫的《蠢货》、《求婚》，布莱希特的《小市民的婚礼》等名剧的意蕴。而在表现方法上，则突出了演员面对观众的直接交流，叙述的中断，以及表演者的自由跳出跳入，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不难看出这些都与东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二人转”有着血肉关系。也有专家说“从中看到了古希腊歌队和当前国外流行的二人戏的影子”。这个戏思想上有深度，艺术上有个性，演出时有观众，曾获文化部和中國戏剧文学学会“综合艺术创新奖”和“剧本创新奖”。

在孟宪礼的所有剧作里，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反映的是市井生活，刻画的是平民人物。他有本事把他们弄得活灵活现，原因是他本人就是在平民环境的“乱巴地儿”“哇哇”坠地的。他家那条十分狭窄、拥挤的小胡同里住着木匠、瓦匠、修理机器的、搬运工、末流演员、反革命、右派、摆地摊卖药的、掌鞋的瘸子、区医院的大夫、不为人知的小学教员……各色人物的生活情景和喜怒哀乐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留在婚姻介绍所的日记》中的老姑娘，《邻居》里胡搅蛮缠的“铁辣椒”（叶丽宵）等人物，他见得多了。他说《爱情变奏曲》中的大林，生活的原型就是他的弟弟。他认为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围绕一个主题写作。他立誓，后半辈就写市民人生观转化的主题了。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孟宪礼认为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守旧、封闭的习惯势力大量存在于平民之中，能象契诃夫那样写好小市民，就是戏剧对社会和人生的贡献。孟宪礼也写过兵、写过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作家不能跟自己别着来，认识到自己的长短就不愁写不出成名之作。

孟宪礼写剧本，总是想千方百计整出戏来。从家庭文化的渊

源看，他的条件很差，“上溯几代”是文盲或半文盲，毫无家学根底可言，族谱中也没有从艺之辈。然而无文化的老人却给了他朴素的艺术观，小时候奶奶就说过：“好话说三遍，狗都不喜见！”

这些体会是从他创作实践中得来的。但是，“有戏”的烙印，则是从小就打下的。母亲是戏迷，领他看了十几年的“蹭戏”。父亲是个评书迷，奶奶好讲“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的老故事……

童年朦胧的记忆，使他意识到“戏”在观众心目中的分量。读中学时他是文艺骨干，插队时他是宣传队长，说相声、变魔术、演戏、跳舞，演“双簧”……艺术实践，给他“整出戏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还认为“戏”和“俗”紧密相关，从宏观上看，戏剧属俗文化的范畴。《邻居》和《爱情变奏曲》的主题都是既严肃又有分量的，但是孟宪礼在进行艺术加工时“举重若轻”，处理得极富娱乐性。从他的这些剧作看，不论什么重大主题，他都要叫你在嘻嘻哈哈中品滋味。他追求时代感、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

孟宪礼竞争意识很强，不躲闪，不掩饰。他曾说：“陈胜、吴广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为什么不能登堂入室？”他从69年在永吉县剧团搞专业创作开始，就意识到了生活和知识是作家成功的财富。他哀叹由于文革使他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只能靠自学进取了。他探索欲望强，读书爱选萃，醉心于曹禺和夏衍等人的名著。他有3000多册“大杂烩”藏书。戏剧、文学、诗歌、理论、法律、伦理，百科俱全。什么朱光潜的《美学文集》，苏联人写的《创造心理学》，日本人写的《情绪心理学》；《中国八大菜系》及《西餐做法》、《摆台艺术》；《谜语大全》、《古今对联大全》、《中外魔术大全》、《社会交际大全》、《奇门遁甲》；中医书《内经新著》，诊断用的“望、闻、问、切”典籍以及中药配方的《百草汤头歌》等不一而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的居室里挂着一幅陆定一同志为他手书的座右铭：“闲居斗室书千卷，浪迹天涯笔一支”。

孟宪礼学过针灸，会看手相。他还把抽烟、喝酒、打麻将、打扑克、下棋、打桥牌视为“联络生活、广交朋友”的手段。他认为作家深入生活“最好去做那种生活里的人”。

他进入创作时，即或写不出来，也从没有气馁、空虚之感。因为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在脑子里拱，经常处于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之中。由于他自幼便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所以他在创作中颇具创新意识。孟宪礼说，《爱情变奏曲》的创作，是话剧戏曲化、民族化的尝试：凡人小事，切近民俗，演员不多任选演出场地，动作虚拟，“指鹿为马”，布景抽象，想啥是啥……孟宪礼是公认的“不安分客儿”，遇事敢想敢做，但绝不莽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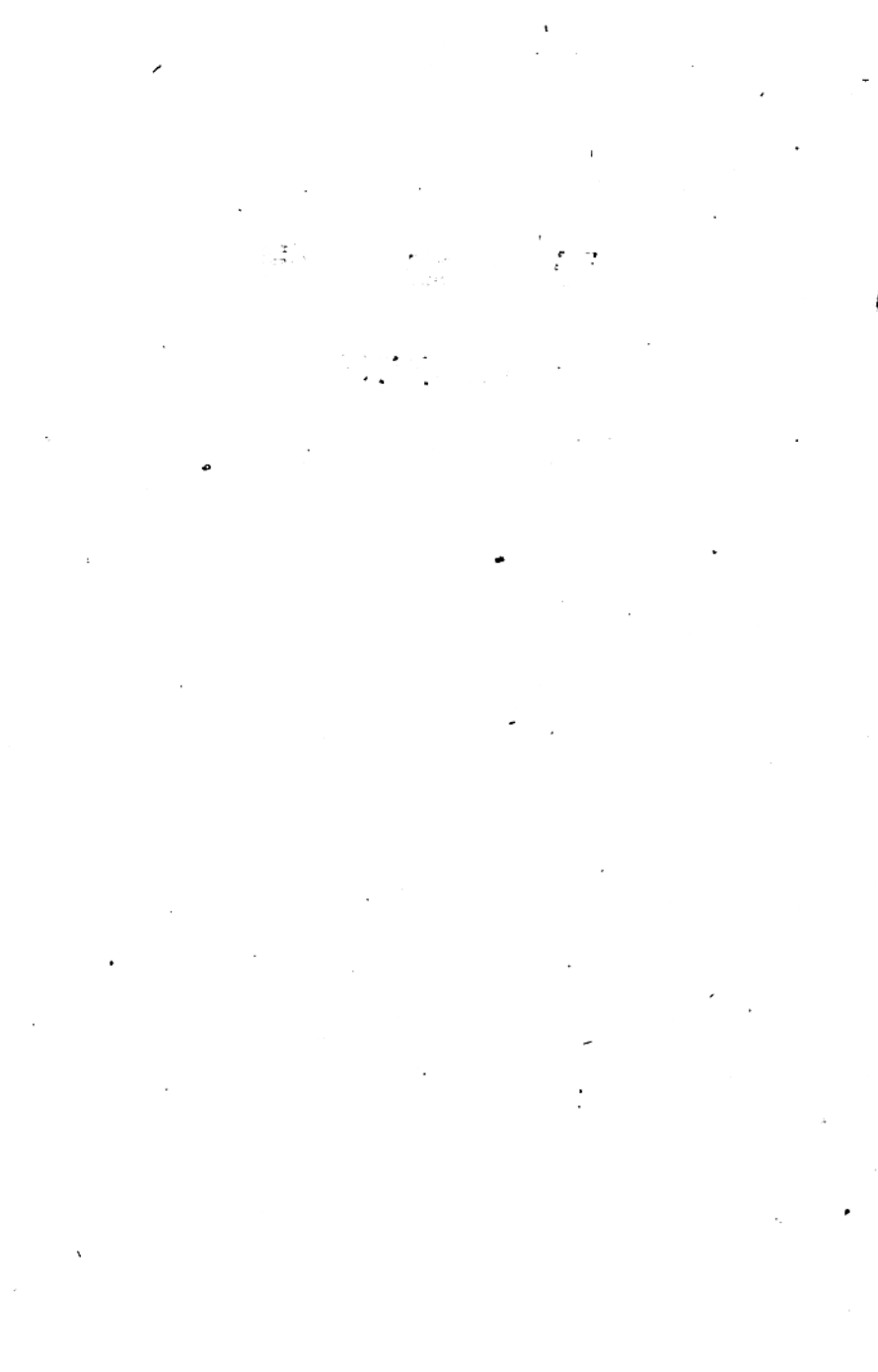
孟宪礼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去年被选为吉林市劳模，是个探索意识很强的青年剧作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剧作选，都是以表现爱情、家庭、婚姻为内容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可叫“婚恋集”。因为作者是从生活出发写戏，我觉得没有配合、应景之嫌，都是从生动的生活场面中去刻画人物，发掘深邃的主题和展现时代的风貌，充分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刻意追求。

目 录

序.....	赵 风 (1)
奇婚记 (八场现代评剧)	(1)
邻 居 (八场现代评剧)	(61)
新婚之喜 (五场现代评剧)	(125)
爱情变奏曲 (多场景通俗喜剧)	(181)
留在婚姻介绍所的日记 (无场次社会风俗剧)	(217)
后记	(259)

奇 婚 记

(八场现代评剧)



· 人 物 ·

- 苏 丹——歌舞团独唱演员。
高玉山——报社记者。
张大松——歌舞团钢琴演奏员。
陈锦红——青干班学员。
于静之——医院大夫。
王连升——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
郑大娘——苏丹的邻居。
明 明——苏丹的女儿。
冯 贵——王连升的秘书。
李 友——王连升的警卫员。
看 守——民兵指挥部“反省室”看守。
关 伟——工厂的技术员。
男女群众若干人。

第一场 投 江

〔1976年仲夏的一天傍晚。

〔东北松花江畔某城市。

〔堤岸上的玉石栏杆横贯舞台。一侧有长椅，另一侧有垂柳。天幕上，江水奔流，一座拱式大桥跨越江面。

〔幕内伴唱：

松花江水波连波，

满载悲欢话离合。

人间一曲奇婚记，

此恨绵绵血泪多。

〔幕启：三三两两的游人及一对对情侣漫步江边。

〔静场。

〔顿时，狂风骤起，江面波涛汹涌。天空中渐渐布满了乌云，雷声隆隆。

〔苏卉内唱：“仰望苍天泪哭干！”

〔苏卉上。她怀里抱着将满三周岁的女儿明明。明明睡着了。孩子身上裹着母亲的衣服，一条纱巾系在腰中，上插一个信封。苏卉腋下夹着一把黑布伞。

苏 卉 （唱）几天来，绝茶饭，神无主，心意乱，抱孩儿徘徊在松花江边……

望江水，

浪涛奔涌声声唤，

唤我离开这人世间。

我甘愿伴随浪花长眠去，

怎奈这^L可怜的孩儿牵心肝。

思前想后……

思前想后无活路，

今日里痛下横心赴九泉！

〔突然暴雨倾盆而至。〕

〔苏卉将孩子放在长椅上，支起布伞罩在孩子身上。〕

苏卉 明儿，明儿！你睡着了吗？

〔孩子无语，静静地躺着。〕

苏卉 孩子啊，妈妈对不起你！妈……走了！

〔苏卉拭去泪水，毅然地转过身去，欲奔下。此时，一道闪电，接着一声巨雷，明明被雷声震醒了。〕

明明 （哭喊着）妈妈，妈妈呀！

苏卉 （唱）忽听孩儿把娘唤，

好似钢刀心上剜。

〔返回身来，扑到孩子身旁〕

明明，别怕。妈在这儿哪！

〔孩子安静下来了。〕

〔苏卉轻轻地拍着孩子。〕

苏卉 好孩子，听妈的话。你睡了，妈就抱你回家。

〔明明不作声，慢慢地入睡了。〕

〔苏卉抬起头来，向幕侧一望，发现有人走来。急忙站起，躲到大柳树后面。〕

〔高玉山、陈锦红上。高玉山穿一套朴素大方的制服，手里举着一把花布伞。陈锦红穿一身时髦的夏装，挎着一只背包，身上罩一件塑料雨衣，挽着高玉山的胳膊。〕

高玉山 小陈，今晚我值班；有事请往报社来电话，我走了。

陈锦红 等等。有件事求你帮帮忙，可以吗？

高玉山 什么事？

陈锦红 当前的头等大事。

（唱）两报一刊发号召，

批判三株大毒草。

明天青干班里开大会，

我要登台打响第一炮。

（从背包里掏出一份发言稿）

这是我写的批判稿，

希望你帮助修修改，推推敲，加加工，提提高，

力争登上你们那张报，

最好能排在头一条。

高玉山 这个，我实在力所不及呀！

陈锦红 （愠怒地）你跟谁开玩笑呢？

高玉山 我决不是在开玩笑。

陈锦红 怎么？堂堂的一名报社记者，竟然被这么一点小事难住了？

高玉山 不，实话告诉你吧，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出来那三株大毒草的毒究竟在哪里！

陈锦红 （连忙制止）玉山！我总觉得你思想深处有点那个……我也实话告诉你吧，你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是可怕的！

〔天空又一道闪电，随之又一声巨雷。〕

〔明明又被震醒了。〕

明 明 （哭喊着）妈妈！妈妈呀！

〔高玉山、陈锦红一惊。〕

高玉山 （急忙走到长椅前）啊？这是谁丢下的孩子？（抱起明明，哄着）别哭了，别哭了，叔叔抱你找妈妈去。

〔高玉山发现明明腰间的信，顺手取下来，递给陈锦红。〕

〔陈锦红接过信，打开。

陈锦红 （读信）“善良的同志，这是个无辜的孩子，她叫明明，到10月26日满三周岁。如果您出身好，政治历史清白，请求您收养这个没有父母的孤儿吧！至死都感激您的一个不幸的母亲。”

〔高玉山沉重地思索着。

〔苏卉在大柳树后面向高玉山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疾步下。

陈锦红 玉山，你真打算发这个善心吗？

高玉山 （点点头，忙把孩子交给陈锦红）你抱好她，就在这儿等我。

陈锦红 （接过孩子）你要到哪去？

高玉山 找一找明明的母亲，她一定不会走远。

陈锦红 （哀求地）玉山，这个孩子家庭的政治背景一定很复杂。你还是为我着想着想吧！

高玉山 小陈……

陈锦红 （打断高玉山的话）要知道，组织上正在对我进行全面考察，青干班结束后，我很可能被提拔处级干部。这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呀！

高玉山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陈锦红 （声色俱厉地）谁愿意死就死呗。中国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高玉山 （陌生地看着陈锦红）你……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高玉山从陈锦红手里夺过孩子，这时远处传来人们的呼喊声：“有人跳江啦！有人跳江啦！”

〔高玉山抱着明明跑下。幕内传来高玉山急促的声音：

“同志，劳驾您给抱一会儿。”接着传来“扑通”一声。

〔被惊呆了的陈锦红，这时又仿佛想起了什么。

陈锦红 玉山！玉山！（向高玉山方向跑下）

——幕急落

第二场 风 波

〔数日后的一个清晨。〕

〔医院的花园里。〕

〔幕启：苏卉身穿病员服从一个假山后信步走出。〕

苏 卉 （唱）走出病房外，
来到花园中。
分明是良晨美景，
却感到满目凄情。
看花花溅泪，
闻鸟鸟悲鸣。
昏迷时，
身卧病床心安静，
清醒后，
思绪万千实难平。

（忽觉一阵头晕，险些摔倒。踉跄地奔向面前的一条长椅，一把扶住，慢慢地坐下，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高玉山上。他抱着打扮一新的明明；一手提着个装有几斤苹果和两本书籍的尼龙网兜。〕

〔高玉山一进医院大门，便发现了闭目静坐在长椅上的苏卉。他轻轻地走到苏卉身边，坐在同一条长椅上。〕

高玉山 （轻声地）苏卉同志。

苏 卉 （惊醒）啊？是你……

高玉山 明明想妈妈啦。

苏 卉 明明！（张开双臂接过孩子）

明 明 （认出了母亲）妈妈！（一双小手紧紧地搂住母亲的脖子）

〔苏卉流出了热泪。〕

高玉山 你仔细看看，孩子瘦了没有？

苏 卉 （露出了微笑）明明，让妈妈看看你。

明 明 妈妈，你上哪去了？

〔苏卉抽泣无语。〕

高玉山 好明明，别问了，妈妈有病了。（掏出了苹果）来，一人一个。

〔明明一把接过去，啃了起来。〕

〔苏卉迟疑了片刻，才慢慢地接了过来。〕

明 明 妈妈，叔叔可好啦！你看！（扯起自己身上的新衣裳）

苏 卉 高玉山同志，我们母女俩终生感激您。不过，今后，请你不要再管我们了。

高玉山 为什么？

苏 卉 这样下去，会牵连你的。

高玉山 我不怕。

苏 卉 看来，你还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呀！

高玉山 不，我已经完全了解了。

苏 卉 什么？你完全了解？

高玉山 对。苏卉同志！

（唱）你爱人的名字叫张大松，

今春他出差去北京。

正逢上丙辰清明寒食节，

投入了悼念总理人海中。

大松他机智勇敢巧周旋，

拍照下历史画卷建奇功。

时逢初春春不见，